求。这个给人乱起绰号的家伙兴趣广泛，尤其酷爱旅游。现在一门心思向往游遍名山大川，打着“志在山水”的旗号，只想追随徐氏先祖徐霞客而去。

老班长申景钟同样历尽艰辛，遭遇唐山大地震，身受重伤但拣了一条性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自那以后果然官运亨通，然而身居高位仍不忘故旧。只是耳背听障（大概钟声过于洪亮，震耳欲聋之故吧），非要吵架似地对他大声叫嚷才能勉强实现对话，亦一憾事也。

我的患难兄弟沙吉英，也从下放三线工地当混凝土工开始人生的奋斗，历尽坎坷而从北京的设计院功成身退。下放时我俩也曾进太行山深山中采购“草鸡”解馋，的确也杀过几十只鸡。现在的他心宽体胖，不知是否吃了许多鸡肉之故？但肯定不用再亲自操刀屠鸡了。

最感意外的是，我们之中最年幼的于永川，好不容易在“大三线”熬出了头，却在英国探亲时心脏病发作而撒手人寰，早早地去了天国。无痛苦地离去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只希望他在那个世界里能够得到“伟大的休息”。

对于我们这同班同室剩下的老哥儿五个，名利地位这些身外之物早已成过眼烟云。今后的愿望只是想充分享受上帝留给我们的日子，平安、快乐、健康地过好每一天，直到永远。

拔河征战记

〇张晓宾 王　正 张福强（1977级自动化）

1979年初，学校体育组发出通知，以班级为单位组建拔河队，每队出场人数为15人，进行全校范围的拔河比赛。我们班的15名正选队员是：刘霭文、钱峰、张晓宾、董廼斌、薄熙永、黄建中、施坚、梅萌、余晓康、张福强、肖庆涵、卫宏、欧阳铮、郑重、融国英。经过多次苦战，最终我们班的拔河队获得了全校拔河比赛的冠军。

本来拔河是一项使蛮力的运动，没什么技巧可言。比赛初始大家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只是把比赛当成一次集体活动。但是由于我们班的卫宏，一切都变了。卫宏是一个爱钻研的人，这次他拿做学问的方式研究了拔河，发明了“卫氏站位”法。此法很厉害，拔河一下子由乏味变得有意思了。自74班拔河队由于采用了卫氏拔河法，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例，打败了所有的对手，赢得了全校冠军。

我们经历的第一场硬仗是自动化系内的决赛，对手是6字班。6字班的同学年龄大，块头大，力量足。比赛开始后双方形成僵持，绳子似乎被定住了。在僵持一段时间后，绳子在缓慢地向我方移动，此时作为比赛裁判的体育老师跑到6字班拔河队一侧做拉拉队去了。双方队员都尽了全力，又过了漫长的时间，有人喊：“赢啦”，于是我方队员便松了手，由于裁判

员没有站在中心线附近，没有看到绳子越过红线，因此裁判员并没有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6字班队一下把绳子拉了过去。双方对比赛输赢各执一词，体育老师建议重赛，双方都累得脱了力，谁也不想重赛。拿到全校冠军后才知道这场比赛是所有比赛中最难的一场。后经协商，双方并列冠军，由自74班代表自动化系参加后续的比赛。

系里出线后，拔河队就已经结束的比赛做了总结。这时卫宏提出了改变比赛姿势的建议，每一名队员都采用双脚平行站位的比赛姿势。全体队员要把绳子拉成一条直线，减少力的内耗。形成相持局面时，保持双臂伸直、身体绷直挺腰的姿势。在训练中，我们把比赛用绳系在大树上，用来纠正每一个人的姿势。对拉拉队员喊口号的方式也做了研究。

全校比赛分为东、西两个大组进行，由于我们采用了卫氏方法，而且技术运用愈来愈熟练，我们连续战胜了众多对手，顺利地拿到了东区冠军。

全校总冠军的决赛在我们班和西区冠军水利系农水7班之间进行。一招鲜吃遍天，农水7班采用的战术很简单，但却十分有效，凭着一成不变的战术赢得了一次次比赛的胜利，顺利地赢取了西区冠军。到底此前农水7班拔河队采用的是什么比赛战术呢?他们的战术就是趁对手立足未稳，利用短时间连续发力的方式，一下就打乱对手的节奏，使对手溃不成军，还未进入状态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十分窝囊，同时也不服气。

我们看过他们以前的比赛，对于即将到来的决赛，根据比赛对手的特点做出了针对性安排。比赛开始后，农水7班拔河队一如既往地连续发力，而我们班的全体队员听到比赛哨音后一同后倒，绷紧绳索，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当绳子被对方拉过去一段后，我方全体队员在拉拉队长郭中的指挥下一起发力将绳子拉回到中心线后再次转入防御状态，静待对方发力。如此反复几次，对手力气耗尽。我方由守转攻，一举战胜对手。古人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获得清华大学学生拔河比赛的冠军后，自74班拔河队的队员们信心爆棚，一时间兴奋得难以平静，总想找对手较个高低，比个输赢。于是派了两个人(刘霭文和王正)去约教工队的全校冠军水利系一比高低。到了水利系说明了来意，水利系的接待人员一脸茫然，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来约拔河!不管刘王二人表现了多大的诚意，还是被水利系坚决地拒绝了。教工队没约上，大家有点扫兴，但心中要与人练拔河的欲望并未减轻。

很长时间没能找到比赛对手。后来听人说北京语言学院也组织了拔河比赛，欧美留学生联队获得了全院冠军。恰好张晓宾的夫人齐晓慧当时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由齐晓慧牵线，双方商定了比赛的有关事项。

在20世纪80年代初，老外在绝大多数国人眼里还是“稀有动物”，我们难得有近距离接触他们的机会，全班的同学都很兴奋。拔河比赛是在北京语言学院进行的，时间是1982年5月13日，我们来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和欧美留学生联队进行了一场正式比赛。尽管外国留学生比我们块头大，但也抵挡不住我们的卫氏拔河法。

双方各出15名男队员，自74班拔河队获胜，我们又出了一次风头。随后对方提出增加一场友谊赛，双方各出12名男队员和3名女队员，这场比赛留学生联队获胜。比赛结果双方皆大欢喜。

我们把此次活动的新闻稿及照片投书给了《中国青年报》，并且顺利见报。我们班的同学和参加比赛的留学生在比赛后还有更多的交流活动，有些个人联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30年后想来，正是一个个这样的成功的活动，增强了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形成了班内的凝聚力，甚至是对外的吸引力。曾有一个外系的同学观看了我们班与语言学院留学生之间的拔河比赛，30年后他很自豪地说："我是唯一一个给你们班当拉拉队的外班人。"当然了，他不是唯一的，只是其中之一。

毕业后的30年内，每当想起当年的拔河比赛，总能够带给我们快乐

印象·时光·思念

〇周　勤（1978级电机）

我1978年入电机系，攻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五年，硕士三年，又留校任教三年，直至1989年赴美，在清华学习、工作时间不算短，而我与清华，特别是电机系的渊源还远不止于此。我是在清华园里出生、长大的"清华子弟"，父亲是已故的电机系教授周荣光先生，母亲陈德馨是清华附小的老师，父母在清华生活工作了一辈子。我对电机系的了解，尤其是对那些令人尊敬的前辈师长的印象可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周勤学长近照

童年印象

从我有记忆时起，我们就住在清华校园西南角的17公寓。在我们同一单元内，电机系的前辈孙绍先老先生住在一楼——他也是父亲读清华时的老师，电工基础的肖达川老师住二层，我家是三层，住同一层的还有我父亲的同班同学顾廉楚、韩丽英老师。原电机系党委书记文学宓老师及原生物医学仪器及工程教研室主任周礼杲老师住在五层。那时候我们这些家庭经常来往，关系十分和睦。自然这些老师的孩子们也都是我童年时一起玩耍打闹、一起